本真与嬗变

——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技术意义的再反思

顾浩

(扬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手工艺技术的社会意义正在被改写。处于急速发展的时代,由先前生产生活方式所延续下来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技术,其本来的存在价值判断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彻底的新整合。因而,处于今日语境中的各种保护,在实施过程中,有必要澄清“保护”的实质和基点,并适时、自觉地建立对其新文化意义的认知体系。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技术;意义;本真性;嬗变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4)01-0101-07

21世纪,全球化时代全面到来,手工艺技术的原初意义正在被改写,并且,正因为其过程的渐进性,在各层保护中,它的本真以及嬗变意义,或被人们所淡忘和曲解,或被人们割裂和混淆。尽管国家日益重视传统文化,诸多手工艺技术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于“泛技术”语境的今天,偏安一隅的手工艺技术的旧意义和新意义何在?如果说保护是基于对技术的某种活态存留的话,那么保护应该持什么立场?

技术发展的直接和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此时,国际化的劳动分工更为明晰,资本作为一部强大的机器,不断摧毁手工技术所代表的制度,用新技术重构带有鲜明强势文化风格的全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此,与手工技术相适应的传统文化正无可避免地接受检审,而使新秩序不断趋同于被打上了特定强势文化烙印的“世界文化标准化”。^[1]

从英文词源考证,技术、艺术、手工艺三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文中,“技术”有 technology 和 technique 之别。从17世纪起,technology 指对技艺(arts)作有系统研究的描述,或者指某一种特殊技艺。其最接近的词源为希腊文 tekhnologia,现代拉丁文 technologia,意为有系统的处理,词根是希腊文 tekhrze,亦即一种技艺或工艺。同样,技术、艺术和技艺的本意亦不可分割。arts 的词根为各种不同的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艺术包含着更多的手工艺技术意义。^[2]人类

技术意义的嬗变伴随全球化的进程而极度加速,全球化更使技术的意义呈现多元特质。全球化是近年世界出现的新趋势,意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急速增加,而形成了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相互同化,并有某种“地球村”的倾向。一般认为,全球化是科学

收稿日期:2013-09-20

作者简介:顾浩(1970-),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与雕塑创作研究与教学。

不断用技术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技术的涵义从手工衍生到了双手以外各种科学技术的综合。今天,技术本身还在被不断延异,它既包含了手工技术,更囊括了泛化的各种科学机器技术系统,单纯的手工艺技术要素不断被叠加,技术的社会学内涵也不断呈现“泛技术”特质。手工的技术直接而单纯,泛化的技术间接而复杂。

目前,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约定俗成,诸多优秀的手工艺技术列入各级保护名录。就手工艺技术而言,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问题可能一直被忽视:现今中国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编码目录中,所有民间美术以及与之交叉的部分民间手工艺项目名称后面都缀以“技艺”二字。^{[3]325}从以上细微之处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所针对的是抽象技术流传,而并非存留具体物质形态的作品,其侧重点在于时空中活态的“文化流”及其“动态”脉络。

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中,同时还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本真性”^{[3]290}命题。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是英文“authenticity”的意译。它表示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涵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就是在保护过程中,维护原汁原味,尽量避免商业化、产业化过程对其文化面貌和实质的修改。

那么,究竟何谓“手工艺技术”的“本真性”?出于各种缘由,而无可避免产生的诸多技术意义的变迁是否合乎文化逻辑?反过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所强调的“本真性”,被套用在不断嬗变技术的社会事实之上,是否其本身存在着文化悖论?

二

首先,我们认为,手工艺技术的本真永远包含着相对性,越接近特定技术的原初生成逻辑,或者说越具备产生、传承的合理性,则其越带有相对的本真意义。手工艺技术的本真性通过材料、社会目的性、工具、劳动、传承等诸多方面,与人的心手合一相互时空作用共同形成。与其说特定手工艺技术的本真性是某种瞬间事件,不如说它们是某种合乎社会时空的持续现象。

很大程度上,整个人类历史便是一部对技术探索与运用的历史,人对于更快、更效率的追求

欲望永未停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那种一开始就和机器,即使是最原始的机器联系在一起,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4]61}从动物界脱离的那一刻起,由于人类在自然生存中缺乏适应本族群延续的专门化生物器官,这样就有了作为“器官强化”^[5]的各种方式和方法。从依赖于主观幻想的超自然巫术,到技术追求客体化和省力化,再到技术借助科学使人的双手出现各种形式的延伸,智能技术最终将人类带入了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4]57}无可否认,人类文明发展史主体上同样带有鲜明的乡土手工艺技术特质。

在蔽塞的小农经济时代,手工艺技术产生带有的所有原始性,是人最为本真的心性回音。从生成层面考量,技术包含了原料、加工、程序,以及富含于其中的人的经验、技能、思想等诸多要素。相异的地理人文环境塑造了千差万别手工艺区域文化的固有意义,从最简单的和最合乎目的的,到相对复杂的和相对合乎舒适性的,这些都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磨合出的相对合理,亦即所谓的相对本真性。手工艺技术在时空中的林林总总,只要被存留,便共同书写了难能可贵的、作为今天文化遗产的印记。

材料的区域特有性是技术相对本真的前提,手工艺技术的原初材料选择体现了浓厚的乡土地域特色。在全球化到来之前,也就是大规模社会流通尚未介入技术之前,制作不必要、也不可能使农村人从遥远的地方获取原料。手工艺技术产生最基本的物质——特定的材料,赋予了技术以区域个性,也促进了造物行为文化特征的形成,这亦是今天它们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

艺人们最初为了生存而开始劳动,满足生理需求的器物先于满足心理需求的器物,这是自然压迫技术诞生的本真逻辑。传统的手艺人往往兼及了农业生产者和手工技术者的双重身份。在社会体系中,他们制作器物所积累的经验,逐渐演化成技艺,以一定形式被传承,同时也成了家庭的

谋生手段。就手工艺技术本体而言,它们都包含着人的心、手、脑不断复杂调节的演进,以及这种演进背后技术所指向的深层社会目的性。艺人原本只是对自然材料进行简单而必要的加工,他们可以利用的基本工具便是人的双手,造物的原初动因直接指向了单纯的使用目的性。毫无疑问,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中,人的手工技术的起点便是为了满足制作者自身使用目的性。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也就是手工技术不仅仅为了艺人自己,也为了他人,技术由此衍生了群体性和商品性,由此逐渐承载了社会目的性。之所以如此,首先,日常生活不仅需要单一自做自用的物品;其次,每个人又不可能同时兼有多种手工技术高度熟练的可能性;再者,在社会需求下,手工分化倾向越发明显,最终使技术拙劣者被从专门化的手工技术行业淘汰出局,而使社会逐渐依赖杰出者的制作。这样,手的技术就不可避免地甄别出高超和拙劣。正是社会性馈赠了技术优秀者的特权,使他们能在自己具有优势的手工业领域继续劳作,并随之转向手工技术的专门化和职业化,便有了木作、金工、玉器、陶器、皮革、编织、服装、年画、刺绣、泥塑、剪纸、雕刻等各种行业。在各自领域,艺人们得以相对稳定环境进一步提升技术,直到他们能够依靠自己所掌握的专项技术来维持生计。手工艺技术与专业艺人从社会中的渗出,直接与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需求增长成正比,并且,这反过来也刺激了技术的精进,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再生产,催生出专业手工艺技术行业。

手工艺技术本真性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技术传承,也就是技术对传统的自觉尊重态度,亦即后来者皈依了前人之手帮助的无形力量。过去传统与现时经验的意义叠加,能给技术精进不断铺设新的文化延义。当手工技术被无意地与传统融会贯通时,人的技术将有可能离本真更近一些。从传统的手工产品中,都能直接窥见依据“老方法”的技术痕迹,它们凝结于产品之中。这往往也取决于手工直接造物本身的廉价性、群体性、批量化、程式化的制约,使技术的文化遗产意义必定源自双手的熟练和老辣。于今天乡土,仍能窥见作为遗产的手工艺技术铸就的程式,包括材料的选择、程序、先后、要领、节奏等经验,一切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前世技术内涵,全然潜移默化地在物品制作中汇合。人双手的极度熟练,技术便无意

地归总为某种法度、潜在意念,它是某种制作出完美物品需要遵守的有效行为规则。此时,造物也因为有了它的辅助,具备了上升为杰出区域文化的潜在可能性。

技术越接近人的手工变化,则越合乎其产生的相对本真性。在长期劳动中,手工艺技术有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逾合手的工具,以及逾合制作目的性的工具,它们则逾具有技术的本真意义。工具越单纯,则手变化的技术越深奥。自然给予人双手,而双手又成为人制造各种其他工具的最好“工具”。无论工具和机械如何发展,终究不能脱离人的关照,哪怕是再复杂、再精密的工具也不过是人手的辅助。在手工技术中,人利用工具,工具能和人手配合默契,也就是工具对人手而言,能得心应手便是好工具,工具永远没有资格主宰和控制人的双手去完成造物。工具从属于人,并且是人手忠实的奴仆,或者可以将工具看成是人手的一部分、人手的延伸。作为双手技术延伸的工具特性,必然是如何辅助人手并达到更完美的目的性,适合手的工具才可能被艺人赋予灵性。工具之于特定手工艺技术,存在这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少到多的一般发展序列,并且这种倾向的不断积累,必然催生工具的机巧化,最终导向了手对于机械工具的逐步依赖。因此,可以认为,技术中,人手与工具的关系永远处于移位状态,并且,任何系统手工艺技术中,手与工具的角色都存在着相对的本真位置。

手工艺技术遗产本真价值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在历史过程中无数艺人们大量反复之上的熟练性。反过来,大量制作的不厌其烦,又直接将特定技术积累成某种文化流,并使得其在社会中传承不断。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本真必定为某种相对的、到此为止点的现实合理性,这是保证手工艺技术文化遗产意义的重要前提。人双手的生理结构之所以完美,是因为它们能完成精密的创造,这亦是手工艺技术最不可代替的价值所在。人的直接造物活动中,手的作用通过技术在物品呈现过程中得到体现。人的手工技术受大脑思维支配,它也可被看成智慧的直接延伸。人手是自然的造化,双手可以完成擦、揉、裁、剪、挖、包、垫、削、描、勾、涂、摆、点、刷、扫、批、印、压、捏、推、洗、调、拉、戳等难以尽数的复杂动作,并且,于手工艺技术中,哪怕一个动作也可能有强弱、轻重、快慢、徐疾

的微妙差别。手工艺技术的经验几乎永远是艺人个人的,所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细微感觉,能凭借个人的理解而易如反掌般地于双手运动中自由完成。某种手工艺技术具备文化价值的相对本真,是在特定时间段,艺人们将技术中手的变化性发展到了某种合理的极致,使得技术吻合了多数人的需求而使自身流传下来。

手工艺技术越接近个人化直接劳动,则越具有相对的本真意义,也就是说,手工艺技术意味着劳动的文化过程,也是世代艺人们心灵修炼的印迹。老子云:“大巧若拙。”^[6]柳宗悦也指出:“技能是熟练,技术是理解。”^[7]泛技术渗透之前,诸多乡村规模化的手工艺者,年复一年维系着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形式,其中一部分农民在农闲季节长期从事某项固定的手工艺。实际操作的岁月磨练,艺人们能将特定技术技巧化。实践中大量手工劳作成就了他们技术通往技艺的彼岸,技术依赖于人的经验与智慧双重合力牵引前行。艺人们在时间中深入体味技术的属性,将前人的经验与自己的感受交错与重组,不断丰富技术的文化内容积淀。

个人的、直接的手工劳作速度加快必须有人的主动意识参与,这不同于机械速度加快只需提升马达转速。在符合一定产品加工工艺的情况下,机械速度快慢一般对物品外观影响微乎其微,而手工劳作的物品,快慢与徐疾的痕迹,在视觉风格上存在本质差别。长期高强度的技术操作,给予了手艺人双手以完美的操作速度。每天依赖双手的劳动,生产出成千上百只器物,有机会使他们的技术无比熟练,以至于赋予每件作品以技术的自由性和创造性。正是由于艺人们无数次无意识手的动作重复,于不断的失败中总结出巧的经验,技术难题才能在艺人们的双手中不断得以化解。尤其重要的是,于此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技术堂奥,意味着一种刻意所难以造就的最为深刻的文化遗产本真。不自觉、无意识、无拘束、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大成若缺,所有这些都归功于手劳动本身的恩赐与升华。虽然,手工技术承载着个人技巧和技能的双重属性,但是,在物品制作中个人技巧可能会异化为有意、甚至刻意的技术流露。尤其当技巧炫耀痕迹过于明显时,承载技巧的器物将走向手工的反面,而与技术的本真背道而驰。

那么,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基于本真性理论,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技术的意义必须限定于过去的“原初”吗?在文化激变的时代,对手工艺技术的理解,是否应该从社会现实出发,而对其建立新的认知体系?

三

任何手工艺技术意义的根本嬗变动力来自两方面:其一是技术系统内部人的领悟的精进;其二是技术系统外部综合要素的影响和促动。前者的作用缓慢而渐进,后者的作用快速而直接。

全球化的整个过程,隐含着用绝对间接科学技术改造绝对直接手工技术的企图,这既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更是合乎技术发展逻辑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原来手工艺技术意义的嬗变将无可避免,并且,相当一部分手工艺技术也自觉自愿地接受着新元素对于其本身的改造。泛化技术对手工技术的不断渗透,使得技术被与人的双手不断剥离,制造也逐渐忽略了人手的直接驾驭。在此情景下,器物能以无限大的可能性被复制,彰显出更广泛的社会价值意义。在不断忽视所谓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技术将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器物不再负载人的直接自觉性劳动,人的双手也不再对器物承担任何情感化的社会责任。必须承认一点,完全借助于“泛技术”制造的器物本身具备另一种不可代替的社会意义。这些产品可能极度简洁,也可能极度复杂,并且,在此过程中高度密集和合成了诸多技术,产生了复合化、规整化、统一化、精美化的特性。科学技术奠定了全球化的坚实基础,并且,它用沧海桑田的变化,给予了手工艺技术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快捷。科学技术的蔓延,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历经着脱胎换骨,无论是谁都无法逃避间接技术力量的惠泽。技术,远离了农耕时代原始的本真,越来越疏离人的双手,一方面使得人的生物体与器物的制造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却反过来使得人双手的技术能力延伸得更为遥远。

毫无疑问,全球化语境下,泛化了的间接技术对原来手工技术的意义改写,绝对不是科学强加人手的粗暴夺权,更不是科学技术渗透过程本身的罪恶。如果,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种保护,是为了用原来手工技术对抗新兴技术,或者是为了将人们重新拉回到过去的手工生活,那么,必将陷入“绝对静止历史观”的错误。

社会利益性是手工艺技术意义嬗变的直接指向标。借助科学的间接泛化技术所驾驭的物品生产模式,区别于先前手工技术的小本经营,它需要尽量巨大的资本注入来保证利润积累的足够空间。全球化时代,新技术与商业资本的结合,将导致技术的社会性质变异。利润的最大化必将是技术运转的逻辑起点和终点。泛技术的过程——生产,直接包含着用料少、工艺简单的社会利益性为优选原则,并且,产品设计背后所隐藏的技术本体指向,也无法逃逸以利益为中心的宿命。全球化所裹挟的核心价值正是其背后的资本,效率化、商业化、市场化,这更是技术进化的本体强大动力。不可忽视的是,即便在过去农耕社会,手工艺技术在被纳入小农经济圈时,效率化、商业化、市场化同样也是它所指向的社会目的性。只不过,在全球化语境中,泛化了的间接技术对于这些目的性的追逐比先前更为强烈和赤裸裸。今天,手工艺技术在与泛技术的社会功能交错中,处境艰辛的艺人们必然不断接受新元素对于自己双手的改造和提升,将其原本社会利益指向性的隐形面纱撩去以换取自身的社会存在。

在文化遗产不断被变异的过程中,又不能漠视另一种倾向性,泛化了的间接技术对于直接手工的介入与干扰,正使人的双手越来越远离器物的实际制作。当这种倾向发展到了极端,也就是手完全彻底脱离“遗产”之后,其意义也与原先发生了本质的差异。新技术正在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改写着文化的本真性含义,使物品生产进入了大批量复制的新阶段,并且,由于标准化,使统一的生产流程消解了器物作为商品的不利差别性。然而,矛盾在于,对于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正由于人手的温暖感被渐渐遮蔽,在世界日益趋同的今天,当我们拿起这些贴着“文化遗产”标签的器物,是否又会陡生失落感?一味漠视间接技术对人手的抢班夺权,最终使得人的双手成为整个制造过程的看客,这样,必将导致手工艺技术的“相对本真性”丧失。于全球化的科学技术时代,习惯了新颖技术之后的麻木,手工艺技术的文化意义正被人们不断重提,这正是于嬗变之中“相对本真性”的实质核心。过分强调手工艺的变化意义,将不可避免使得手工艺中“遗产”的价值削弱。正如现在人们非常热衷讨论的“电脑与人脑”优越性的命题,不断消解人手的直接技术,失却了

人的情感和思想,哪怕包含了无比复杂的技术,技术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又是什么?

如前所述,劳动构建了手工技术的文化价值基石,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下,手工艺技术的劳动意义又出现了何种意义嬗变?

关于劳动的意义与价值,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已经阐述得很深刻,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乃至创造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世界。^{[4]149-204}劳动不仅仅对人肉体的健康存在着非凡的意义,劳动也能使人的精神世界得到必要净化。

全球化的到来,绝对纯粹的手工艺技术正被不断消解,技术从原来的劳动专化逐步向劳动分化发展。此时,人们并不是劳动减少了,更不是不劳动了,而是在这个日益被压扁的全球化智能信息技术社会中,技术正通过人的劳动被分解,人手的直接技术正被社会所不断转化集中。可以武断地认为,无论如何保护,手工艺技术都在高效化的杠杆驱动下,被新技术无孔不入地渗透,整合着它们在当下的新形式。最终,个人直接劳动的手工艺技术对于制造既休戚相关,亦无足轻重。例如,在所有产陶区,电动拉坯机已经代替了人工辘轳,煤气窑炉亦取代了木材龙窑;在所有作坊,电动玉雕机器担负了最精美玉器的制作,而它们作为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仍被人们被迫认同。所有这些既不是神话,亦不是传说,不仅仅是手艺人自己,甚至每个人都在逐步默许着新技术的合法。

正视手工技术之外的泛化技术的蔓延,并非全然认可它在伦理、道德、文化价值方面的天衣无缝。在这里,只是提醒所有置身于传统语境中的手工艺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手工艺技术永远不可能绝对效仿新兴泛化技术的实质。人手根本不可能全然转化成事实上的机器,如果可能,也就不会出现任何机器。不过反过来说,在造物中,人手如若竭尽可能地效仿非人手的技术效果,那么,作为遗产技术的文化本真意义也丧失殆尽,或被致命地异化。换句话说,一旦未来迫于先进技术的压力,手工艺人们也能成功模仿非手工艺技术的社会实质,艺人也必将同时变成一部拙劣的、毫无历史文化意义的机器。

全球化到来之前,手工艺处于乡土,技术更多借助人的双手,它是自然所恩赐给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礼物。今天,充实于城乡市场的光怪陆离的新技术物化产品,已经确确实实地成为人们一

年四季常常变换的生活普通物,直接的手工技术之于公众的幸福生活也就自然显得无关紧要。今天的各种新技术,正以风卷残云之势,催促着乡土手工劳动者原本社会身份的转化。诸多濒危手工艺技术,尽管被作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但是有三个重要事实不容忽视:其一,手工艺技术原有的社会介入性,不会因为各种保护而原封不动地维持着它们的过去社会价值意义。其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技术,必定会在无意或有意的外力共同促动下产生各种形式的变迁。其三,手工艺技术是社会的,它们是某种社会流动性的功能性结构体,它们会在社会活动中与新技术的交互中产生新适应。所有这些,既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历史发展的成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技术的文化遗产技术“本真”只是现在和过去文化的桥梁,它不可能是永远静止的某个社会事件。虽然,数千年人类文明史,手工艺技术处于某种不可代替的社会主体功能地位,但是,手工艺技术以及由其形成的过程本身就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人手不断地强化熟练度,压迫着个人手工技术被上升为具有社会功效性的“技艺”,而使之承担自动化和标准化的潜在可能。另一方面,手的技术永远不能全然达到某种人类对于自动化和标准化的无休止渴望的极限。因此,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无论如何保护,本真终究只可能是相对的,嬗变将可能是绝对的,手工艺技术文化身份的转化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持续发生。承认这一点,将是手工艺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另一个文化定位的良好开端。因而,当前认同并且促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技术社会功能的顺利转换,将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选,更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绝对的文化遗产本真性必将被历史证实为文化精英们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诚如王铭铭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现代性意味着‘变’,是一种目的论的一元主义,难以容纳传统社会的文化辩证法和‘致中和’的哲学,难以宽容缺乏正式政府机构的‘分裂体制’,难以容忍传统社会‘面对面’的小地方,难以宽容信仰的‘非理性’。”^[8]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强化,区域文化的差异性正被某种同质文化的趋同性所不断覆盖。全球化过程中,强势文化总是以某种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它们对于异质的区域文化往往带有同化性的压迫。

这样,弱势文化无时无刻都朝向强势文化变迁,并且,这种变迁可能有着两种基本倾向:一是多数的区域文化向少数的强势文化不断靠拢。二是强势文化在与区域文化的接触中,在征服对方之际,将一些区域文化的元素纳入新系统中,而增强自身内部的多样性。因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手工艺技术,时空中的变迁潜存着两种趋势:一是基于原有价值系统之上的社会功能的适应性修补,而生成技术的全新元素或形式,这是手工艺技术的创新或创造。二是在纯粹遗产性质的手工艺技术与间接泛化技术的重叠交错中,合并影响而产生新技术混融元素,这意味着交流或融合。

人手是自然造化的产物,是富有生命和灵性的最特殊的“机器”,人手可以直接创造难以想象的复杂物品。从这一点审视,今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直接手工技术将更多担负文化价值,而不再是社会生产力价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无论被保护到如何程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手工技术,正不可避免地逐步剥离社会利益价值的介入意义,而必将朝着相对的文化价值纯化。手工的原初本真意义越纯粹,则或许这样的转化结果越彻底。

目前,诸多手工艺已经被纳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诚然,这是令人欣喜的局面,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从破坏与漠视到了今天的重视与保护。不过,处于今日语境中的各种保护,在实施时必定要澄清“保护”的实质和基点,否则,保护的最终结果将与破坏与漠视并无差异。问题就是,当代太多旁观的研究者们却沉醉于过去,往往会以某种怀旧的心理去追忆手工技术社会意义的“纯粹性”。这样我们就需要自问,文化遗产保护的出发点,是否有必要正视手工艺技术“现时存在”的合法性?手工技术在现时所产生的各种新意义,以及人们给予这些嬗变的全新社会认知,是否也属于不断流变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过程本身?同时,手工技术意义的嬗变,本质上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时刻发生,“保护”以及“本真性”是否就是逆转这种文化的动态性,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停留于“到此为止”的静止?或者说是否存在某种客观的“本真性”,抑或是相对“当代性”的坐标参考?因而,基于以上诘难,保护语境中的手工艺技术的意义必然要面临社会学视域的重构。反之,坚守手工艺技术

“绝对本真”、鄙视利润、忽视市场、否定变化,那么会不会使现实中非物质文化的“当下民生”意义丧失,而使遗产中的技术保护流为学者们高谈阔论的欺世谎言?其实,对这些新问题,学术界一直缺乏关注,并且,所有这些,更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核心。一般意义上讲,所谓当代性,就是用“当下”取代“过去”,抑或是说“之后”对“之前”的否定。我们认为,全球化语境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技术,处于民间的种种新意义的生成,既存在着缓慢的渐进性,也有着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潜移默化。这样,在急速转化的社会节奏中,其实就注定了民间手工艺技术本身的种种跟进会显得迟钝和保守。

全球化的浪潮下,无疑,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同样,由先前生产生活方式所延续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来的存在价值判断体系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彻底的新整合。人们日常生活中原来司空见惯的事物,此刻就有可能变得陌生而多余。如果对这些过去文化处于当代的时空性、流动性不给予特别的关注,它们将有可能被历史尘嚣所淹没。尤其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合理地正视或处理,并重新建立新价值的认识系统,或许,将更有可能造成文化遗产历史书写的断层,而使其文化优点自生自灭,甚至走向异化。

手工艺技术新旧意义的此消彼长,并不具有

单向绝对性。正如本文所强调的,手工艺技术是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的某种完美的文化和谐。手工艺技术本真透射出人性的温馨、人心手相应的社会学意义全部,都必将永存于世界。它所有生成过程中积淀的文化优点,都会长久地作为现代,甚至未来任何新兴技术的有益补充。因此,有理由预见,全球化时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技术,正如一只浴火的凤凰,于新兴技术所点燃的烈焰中经历着磨练,等待着在涅槃的历史洗礼中获得重生。

参考文献:

- [1]赵一凡,张宗载.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457.
- [2]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484.
-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M].何兆武,何冰,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3.
- [6]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14.
- [7]柳宗悦.工艺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7.
- [8]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6.

Authenticity and Transmutation of Handicraft Art Regarded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U Hao

(School of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handicraft art. Handicraft art, left behind from the previous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now regarded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witnessing the inevitable intergradations of its original values. Today, when we are protecting these heritage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nature and starting point of the “protection” and establish a cognitive system for their new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art; significance; authenticity; transmutation

(责任编辑 子清)